

远行集

潘之题

卢涛著

EP 教育出版社私营有限公司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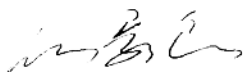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卢涛先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教师，单在华侨中学执教就达二十多年之久，因之他的学生自然不少，而其高足在我国社会有出色表现者也相当之多；今天虽已告退，然可以说他是得享桃李春风之乐了。前年有机会拜读他的著作——涛声集，才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同时也是一位学问的耕耘者；他对下一代既谆谆善诱，又勤于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写作，这在我国师资之中实在不多，故他的教学与治学精神是值得钦佩的。

卢先生自退休以来，曾多次出门远行，不过一般人对于旅游只求赏心悦目；而卢先生却不同，他到过西欧与亚洲多处观光之后，都有相当份量的文章发表。我们知道，一般人可有机会到处游历，不见得对于观感会有所表现；而卢先生却对所见到的景物和事迹能做出智慧的记叙和阐释，这又是他有其过人的地方了。

现在卢先生将先后所写的游记辑成这一“远行集”，洋洋十万言，每篇行文都有其风格，内容也别具慧眼，实在都值得一读，尤其对酷爱旅行者，如拟到其所写有关的

地方观光，更不可不读。

四年前，本社为他出版的“涛声集”，由于颇受一般青年学子的喜爱，算是本社出版的畅销书之一，现该文集的修订再版正在进行，故那些有关游记之篇，已一概归入这“远行集”之中，这样将之归类当可帮助读者方便阅读。我希望卢先生的众多门人能注意到这一册的出版，并能以有机会读到自己老师的作品感到自豪，且能广为之推荐，这便是我为本书写序的一大愿望！



教育出版社私营有限公司
总经理何家良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何序

港穗的外貌·····	1
庐山之游·····	8
豪情登上岳阳楼·····	16
西安访古·····	26
云冈石窟与华严寺·····	39
北行散记·····	47
一次惬意的远行·····	74
泰游印象记·····	81
台游诗纪·····	92
欧游掠影·····	106
历史·社会·自然·····	163
远行杂咏·····	174
后记·····	177

图片

广州市绿化的情景·····	5
庐山的龙首崖·····	11
岳阳楼与左右二亭·····	25
西安华清池的九龙塘·····	37
大同云岗石窟的雕像·····	40
大同华严寺的庙宇·····	44
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隅·····	62
大同宾馆外的马车队·····	71
泰国最大的佛刹——佛统府·····	84
台湾横贯公路的梨山宾馆·····	97
布鲁塞尔的小便裸童塑像·····	116
意大利比萨的斜塔·····	124
米盖兰基罗的代表作——大理石雕像·····	127
罗马诗波里花园的瀑布喷泉·····	139
伦敦乔公园之塔·····	162
古罗马宫殿遗址·····	168

港穗的外貌

香港和广州，这在我年青时都算是行惯玩熟的地方。因我于十余岁时，就在广州就读中学（中大附中），便在五羊城居住过三四个年头。那时为少年时期，精力充沛，自然会到处活动，广州的许多地方都有过我的足迹；可是这次旧地重游，算起来时间的距离已是半个世纪，如今广州的情形已是大变了，尤其是战争之后，有些地方遭到破坏，环境的变迁更甚，所以连我曾在那里读过书的地方，这次偶尔重临参观，一时我也认不出来了。迨至在探问之下，才恍然大悟，这也实在使我感到惊讶！

至于香港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年余（1939—40年），这时欧战和抗日战争都在剧烈地进行，正是乱世纷纷的时候，以个人处境十分恶劣，一时真是不知何所适从，故我也曾一度在香江徘徊徬徨。记得那时我是住在九龙基督教青年会男子宿舍，每月的宿膳费并不太多，约仅需港币四十元之数；然也好不容易挨过，而这一年余，我正在过穷文人的卖稿生活，或者说正是落魄江湖的时候；不过生活虽不很好，却时常有友人陪我游玩，因之

2 远行集

对港九的许多地方，也并不生疏；尤其是1940那年的冬天，当我快要离港南渡之前的一些日子，我曾和一位友人张君在港九二地，近乎荒唐地作过几度爬山旅行；因香港冬季的气温颇冷，年青人如在晴朗的天时去作爬山远足，这倒是一种颇写意的健身运动。记得那时，我们曾利用一些闲散的日子，在某一天的早晨，便从香港大学那边的一条公路上，慢慢的步行上去，一直上至香港山巔的背后，一路上尽情的浏览、观赏、游玩，並在山上饮吃自己带去的冷水送面包当午餐，任意荡游至傍晚的时候，才由赤柱（香港牢房所在之处）搭乘巴士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可以说我们已是看到香港这个岛屿的全貌了，而且以前那种印象还是一直保留在我的脑子里，久而不会遗忘。

同时，在九龙半岛这边，我们也曾多次徒步走过不少九龙郊外的山头，甚至曾以整天的时间步行到沙田青山等处，一路上寻幽探胜，也了解一些民间的生活情形，直至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才由那里乘搭广九路的小火车回来，所以九龙半岛以前的面貌，我也相当的熟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那种闲散的情趣，好动的活力，已是一去不能再有了，正如我们的青春也已是一去而不可复现一样。那么过去年青时的那样浪漫的美好的生活，如今只好由怀旧的回味中追寻了。

重履故土面目已变

啊，时光如流水，自1940年的冬天，我离港南渡以来，一直至这次重履故土，不觉已是过了三十九个年头了。这三十多年来，自己既在南洋尝过一场战乱的灾难，所幸尚能活着，而于战后虽得走本行之路以谋生，然自问毕竟一无所成，有愧平生！如今已是鬓发斑白，渐渐接近老死的境地，真是人生如梦！可是这次我所再见到的香港又是怎样呢？它的情形却和我自己的完全两样，看来它比以前显得更见年青，到处都有生气蓬勃的现象，到处也都有多采多姿的表现，有如青山不老，历久弥新，俨然它已成为东方一海港大都市了；虽然它还是保留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尚未改变。

八月三日下午，当我们的美术考察团一行飞抵九龙机场时，马上便给我一个新奇的感觉：今日香港已不像四十年前的样子了！一望四周，到处都是一座座矗立的摩天高楼，大大不同于四十年前那些古旧的鸽子笼式的房屋，当然以前的旧屋子还有不少存在着，不过已不能引起人们的注目，而令人顿生新奇感觉的还是那些林立高起的新建筑物，当时我便深深以为，怎么这个地方一下子竟变得这样摩登了。

第二天——八月四日的早上，我们由九龙的尖沙嘴，乘坐旅游车经九龙城而至新界看勒马滩（据说以前有一末

朝皇帝流亡至此，因不能渡河而在那边勒马故名，应该是指南宋的帝昺）。我以为坐了两小时的车前往一看勒马滩，其实为冤枉之行。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一看，只是远远望见一条小河流和一片田野罢了；不过那正是大台风过后的第二天，到处都可见到被吹折吹倒的树木，倒可看到大自然之煞风景的一幕！此外一路上，我们由旅游车上可看到，以前是农村的青山、沙田，葵涌等处，如今也已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些本来是荒落的地方，现在已剧变成这样的情景，似乎是凭神力在一夜里，由平地上创造出来的新境界呀！

那天的下午，我们又由九龙乘车经海底隧道到香港，目的是要到新设在香港后面山头之一隅的海洋公园，看看一场海豚海狮表演。于是一路上，我们经过浅水湾深水湾等许多香港背后的地方，同样的在这些地方，也已尽是新建的一座座的高楼大厦，已大非四十年前尚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情形；于是乎我便认为：整个香港和九龙半岛，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已是完全改观了！这必然是因近年来大陆那边的新情势，而带给它以勃然兴起的机会；然无论如何，在这期间，也应该算是这个特殊性的岛屿，在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年代！虽然在上空还是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封条旗子。不过看样子，物归原主这又当是不会太远的的事情。

广州也有不同之变

至于在广州所见，其情形又和香港两样，在这里的一般屋子，看来还不大变，高楼大厦的建筑似乎并不太多。那么广州市区的外貌所给我的新鲜感觉，并不是房屋的改观，而是整个市容的绿化情形。记得从前在广州市区是少有树木的；可是如今所有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，都已种植树木，绿叶成荫，一时便使我感到，怎么多年阔别的广州，现在竟变得有如法国巴黎一样美化了！这也是我重新踏上大陆城市的第一个感觉——到处绿化。

当我们离开广州之后，凡所到过之各大都市，其绿化的情形都是一样。正如上海从前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（英租界）的最大区别，就是法租界到处植有梧桐，而英租界



广州市绿化的情景

则完全没有（其情形有如今日之巴黎和伦敦无异）；可是如今在上海整条南京路的两旁也已是桐荫蔽道，完全改观了。至于其他城市，如我们所到过的南昌，杭州，北京，大同，太原，西安，长沙，岳阳，以及桂林等处，也无不如此；可见这必然是多年前，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绿化都市运动所收到的效果。这的确是一种可观的成就，不但市容得到美化，而市民生活也受惠不浅了。

我们之在广州，虽由此进出有两度留宿，然在那里的参观游览只有半天的时间，这实在太短促了；似乎它並不列在我们所要观光的行程时间之内，如有也实在太少了。那是八月八日的早上，我们曾坐旅游车到广州文物纪念馆去参观，同时也看看在其一旁的鲁迅纪念馆。当我们到达那里时，我竟不知那是座落在广州的什么方位，当时在我似乎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我这个老广州竟然弄得这样糊涂了！迨至参观完毕之后，那位负责指导的先生，送我们出来时，我就随便向他询问：「外面的那条延安路从前是什么路？」他答道：「那以前叫文明路。」因之我又说：「文明路，那么从前的中山大学不就是在文明路？」他竟说：「现在我们所在的这里，就是从前的中山大学的校舍；这一座鲁迅纪念馆也就是把中山礼堂改成的。」于是我才恍然大悟，啊，这就是五十年前我曾读过书的地方呀，怎么我竟一点也认不出来了，可叹可叹！现在的鲁

迅纪念馆就是当时大学的礼堂，因孙中山先生曾在这里演讲过三民主义（原稿已毁于兵火），迨他死后便取他的名字以纪念他，连大学也成为纪念他的大学。于是乎这座建筑物原来的样子，便马上在我的意识中恢复了。但所不同的是这鲁迅纪念馆左右两旁的情形，据知在其右边，我曾就读过的附中的板屋是早就拆除了；而在其左边的一些屋宇和附小的校舍，战时已遭日机炸毁，后来便夷为平地，就在其上另建成今日之文物纪念馆云。啊，环境之如此变迁，也就难怪我会对故物感到迷惑而不知其所以了。

（一九七九年九月稿）

庐山之游

庐山，这为中国闻名的山岭胜地，然它並不很大，整个面积仅 250 平方公里（九十多平方哩），尚不及我们的半个新加坡之大；它也不很高，其最高之处——大汉阳峰，仅 1474 公尺（四千八百多呎），也不及马来西亚的金马仑。那么它之所以闻名天下，最大的原因便是位置使然：它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江湖平坦之区，在这里可谓唯我独尊；而且它既东南濒鄱阳湖，北倚长江，山水相济，气候宜人，一向成为人们游览避暑的胜地。其次便是天然生成奇特的山势：如挺秀的山峰，兀立的崖岩，古怪的洞穴，灵巧的石头……形成秀丽的景致，真是大自然的杰作。再者便是从古以来，多受名人学者的影响，如晋代的大诗人陶渊明，曾在山南麓的栗里村结庐归隐，名僧慧远曾在山北的东林寺译著佛经，宋代的大儒朱熹曾在山南的白鹿洞讲学，至于历代大诗人如李白、白居易、苏东坡以及哲学家王阳明等，都因庐山而留下许多故事和诗篇，甚至近代一些显要喜欢在庐山集会，也成为历史的胜事。

八月十日下午三时余，我们一行由南昌乘火车抵九江，

在那里火车站的迎宾室稍为休息，不久便乘坐小型的旅游车上庐山；据说由九江至庐山的牯岭市场，全程共三十多公里，不过是迂迴而上，车行较慢，约需两个小时之久；先是由九江至山麓约十二公里，又由山麓至我们所投宿的云中宾馆，约二十四公里。所谓云中宾馆，这是由多座独立的洋房组成；据说这些屋子，以前为某些显要的别墅，每至夏季盛暑时，他们便要携眷上牯岭避暑，在这里居住一个时期，好好的享受；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，已被改为「云中宾馆」，用以接待外宾，我们就是以外宾身份，得以暂时享用，在这里留宿两夜，以便在庐山作二天之游。

这日入宿宾馆时已是傍晚，不便外出远游，只好在牯岭市场的文物商店看看和购物；晚上八时曾到庐山剧院，看了一场电影——李二嫂改嫁，那是奉劝一位寡妇再醮，且又是改嫁给一位一向和她要好的男人。这为五十年代的作品，颇有社会讽刺性，在中国妇女的立场言，应该是很好的启示；几位主要演员也颇相称，算是一幕好戏，虽不是彩色片子，可是看了也颇感满足。

十一日早上七时半便出发，我们开始作庐山胜地之游，这时天气虽阴沉多云雾，但仍不碍于游览；我们的旅游车先驾到「花径」，这为一新开辟的胜地，建筑工程还在进行。所谓花径也就是白司马花径，因这里为大林寺的故址，当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谪官为江州司马时，某一年的暮春

四月，他曾登庐山至大林寺，当时他一路上看见山下的桃花已谢，而在山上的却正在盛开，他便作大林寺桃花诗一韵，其诗为：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；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」白氏的诗以平易近人著称，这一韵也不例外。诚然，江山也要文人捧，近来庐山的好事者，便在那里开辟了一名叫「花径」的游览园地，已筑成一条夹长的小道进入其中，沿途的一边种植花木，也在里面设有一花圃；另一边不知什么时候，已挖成一人工湖，面积约有几十亩之广，湖中还有一小岛，岛上建有一亭子，想来没有可能再造庙宇，恢复大林寺的旧观；现在那里正在加工活动，已由里面筑成一条曲曲折折的桥梁连接着那岛地。那天似乎只有我陪同刘抗先生和刘小姐进至湖中的亭上，其他同伴恐无人到过那里了。

我们离开了花径便到仙人洞去，这和花径相去不远，都是位于牯岭的西北隅。所谓仙人洞，传说神话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，曾在这个山洞修仙故名。洞顶之上伸出几枝有如指形的岩石，故又称佛手岩。在其附近有御碑亭，蟾蜍石，石松及观妙亭等景物，尤以观妙亭形势最为佳胜，其处三面为峰峦所缭绕，只在突出的前面则开广，坐在亭上可远眺鄱阳湖和田野景致，的确可使人胸怀旷达。如由亭上往右边远远处的山头望去，在那山巅之上相距不远之处，可看到两堆自然生成的怪石，不知是谁竟为那些石头

各自取了一个雅号:在外面的一堆便叫做「王母娘娘梳头」;在里面的那堆又叫做「双狮相视」。啊,由于人们的想像,竟然教顽石生动起来了。

离开仙人洞,我们又到另一胜地名曰大天池,这是于牯岭的西边,在一突起的山峰之上,有一天然的水池,池已筑成长方形分为两半,以其池水终年不涸故名曰大天池云。附近有晋代的天池寺遗迹,龙首崖、照江岩、天心台、天池塔以及龙鱼潭等胜景。我们曾到过龙首崖和照江岩二处,似乎这二处也为非到游不可者。



庐山的龙首崖

这时我们以大天池的园林茶座为集合地点，便分头去探胜，不过也有些人只坐在那里品茗歇息，但我不认老的，几乎每处必游。我们先到龙首崖，那是沿着一条颇倾斜的原始石级小道，小心翼翼地慢步而下，大约行了十多分钟，便到了一个悬崖的地方，这就是龙首崖。那是在悬崖之处竖起一岩石，其姿势有如人们想像中的龙首故名，而在岩石之上又长出几枝伸延的松树，其样子有如龙须更妙。有好些好奇之人便大胆爬上去，坐在龙首之上让人拍照，我自己也对准着龙首崖猎得一颇妙的镜头。

由龙首崖回来，我又往另一边的照江岩走去。这是沿着一条颇为陡起的石级小道，慢慢的拾级而上，走了大约也是十几分钟，便到了一盖有亭子之处，名曰「照江亭」。这个亭子覆盖着一块大青石，上面刻有「照江崖」三字；在那同一的大青石上还刻有明代哲人王守仁氏，以仄声为韵的一首诗，其诗为：「昨夜月明峰顶宿，隐隐雷声在山麓；晓来却问山下人，风雨三更卷茅屋。」下署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。由此可见该诗刻也为王氏所写，但看来全篇字体却上小下大好不整齐，不过这必为王氏所作又可无疑。这里虽名曰照江崖或照江岩；但我当时曾四向眺望，却始终不能看到长江，不知为何竟起了这个並不切实的名字？

这时已是中午时分，我们只好回去宾馆午膳。餐后稍为休息，约在午后三点时，我们的旅游车又开到另一胜地